



北史卷二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二

崔逞

子頤孫或六世孫瞻

立孫罔儵

休五世孫悰逞兄通

王憲

曾孫昕晞皓

封懿

族曾孫回回弟肅

回子隆之回族弟述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曾

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氏為特進父瑜黃門郎逞少

好學有文才仕慕容暉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

暉滅苻堅以為齊郡太守堅敗仕晉歷清河平原二郡

太守為翟遼所虜以為中書令慕容垂滅翟釗以為祕

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爲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麟立  
逞攜妻子歸魏張袞先稱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拜  
尚書錄三十八曹別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  
道武攻中山未剋六軍乏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鵠食甚  
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旣  
須食乃聽人以甚當租逞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  
時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甚乎以  
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興侵晉襄陽戍將郗恢馳使  
乞師於常山王遵書云賢兄武步中原道武以爲悖君  
臣之體敕逞與張袞爲遵書答使亦貶其主號以報之



逞袞爲書乃云貴主帝怒其失旨黜袞遂賜逞死後晉  
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逐皆將來奔  
至陳留聞逞被殺分爲二輩一奔長安一奔廣固帝聞  
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逞子毅祿嚴頤初逞之  
內徙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歸慕容德於廣  
固獨與小子頤在代京及逞死亦以此爲譴

頤字太沖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太武聞宋以其兄譔  
爲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用其兄我豈無冀州地邪乃以  
頤爲冀州刺史入爲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爲南秦  
王奉使數返光揚朝命太武善之後與方士韋文秀詣

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卒始崔浩與頤及滎陽太  
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  
爲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浩不信佛道模深  
所歸向雖糞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  
處跪是胡神也模嘗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  
兒也浩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太武頗聞之故浩誅時  
二家獲免頤五子少子叡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  
至叡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在北一門盡矣  
彧字文若頤兄褱之孫也父勲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  
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

知名早卒或少逢隱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或針之抽針卽愈後位冀州別駕性仁恕見疹者喜與療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或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仕魏大中大夫司徒長史景哲子罔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仕魏爲司空參軍齊天保初爲尚藥典御歷高陽太守太子家令武平中爲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從幸晉陽嘗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應富貴當在



佗國不在本朝吾不及見也其精如此罔性廉謹恭儉  
自修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誠其二子曰  
夫恭儉福之興傲侈禍之機乘福興者浸以康休蹈禍  
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誠歟吾沒後斂以時服祭無牢餼  
棺足周屍瘞不泄露而已及卒長子修遵父命景哲弟  
景鳳字鸞叔位尚藥典御

休字惠盛曾祖諲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靈和宋員  
外散騎侍郎父宗伯始還魏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  
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宋弁邢巒雅相知友尚書  
王嶷欽其人望爲長子娉休姊贍以財貨由是少振孝

文納休妹爲嬪頻遷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勤學公事軍  
旅之隙手不釋卷禮遇亞于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北  
海王詳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尚書左丞詔以  
北海年少百揆務殷便以委休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  
郎參定禮儀帝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  
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後從駕南行及還幸彭城  
汎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宣武初休以祖父未葬  
弟夤又亡固求出爲勃海太守性嚴明雅長政體下車  
先戮豪猾數人姦盜莫不禽翦清身率下部內安之時  
大儒張吾貴名盛山東弟子恆千餘人所在多不見容



休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以與諸王交游免官後爲司徒右長史公平清潔甚得時譽歷幽青二州刺史皆以清白稱二州懷其德澤入爲度支七兵殿中三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故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謂崔尚書下意處不可異也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娶丞相高陽王雍女女適領軍元乂庶長子舒挾持二家志氣微改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此憚下之始休母房

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乃違母情以妻义子議者非之子凌

凌字長儒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知名爲魏宣武挽郎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散騎侍郎坐事免歸鄉里冀部豪傑之起爭召凌兄弟凌中立無所就高敖曹以三百騎劫取之以爲師友齊神武至信都以爲開府諮議參軍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言節閔帝賢明可主社稷凌作色而前曰若其賢明自可待我高王旣爲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節閔及中興主皆廢更立平

陽王是爲孝武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悛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史糾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盜齊文襄以石愷爲太守令得專殺愷經悛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悛顧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及遇赦出復爲黃門天平中授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悛性暴慢寵妾馮氏長且姣家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姦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悛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悛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爲之又欲



陷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悽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蹇急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悽自以門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祕書監以母憂去官服終兼太常卿轉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悽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凝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悽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邁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謹悽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欬爲洪鍾響胷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陵以籍地自矜常與蕭祗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言  
少遐晚謂陵曰驚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陵亦無言直  
曰爾每謂盧元明日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傳崔趙李何  
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神武葬後陵又竊言黃頴小兒  
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告暹暹啓文襄絕陵朝謁  
陵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頴兒何足拜也於是鎖陵  
赴晉陽訊之不服暹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陵  
在禁謂邢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邢出告陵子贍曰尊  
公意正應欲結姻陳元康贍有新生女乃許妻元康子  
元康爲言於文襄曰崔陵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語殺之

文襄曰若免其性命當徙之遐裔元康曰悽若在這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常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悽若在所作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曰然則奈何元康曰悽合死朝野皆知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段孝先亦言悽勲舊召捨之悽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以爲黃領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齊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回授第九弟子約悽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爲當



時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陵妹爲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陵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爲東兗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爲馮氏厭蠱頗失精爽尋遇偏風馮氏受納狼籍爲御史劾與陵俱召詔付廷尉諸囚多姦焉獄中致競尋別詔斬馮氏於都市支解爲九段陵以疾卒獄中陵歷覽羣書兼有辭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誥表檄多陵所爲然性侈耽財色於諸弟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陵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

收縮鼻笑之憾不釋悛子瞻

瞻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  
爲後來之秀初潁川荀濟自江南入洛瞻學於濟故得  
經史有師法侍中李神雋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瞻歎  
謂邢邵曰昨見崔悛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  
此使人傷懷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高岳  
辟爲開府西閤祭酒博陵崔暹爲中尉啓除侍御史以  
父與暹隙俄而去官神武召與北海王晞俱爲諸子賓  
友仍爲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文襄崩祕未發喪文宣  
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

其父悛俱侍宴爲詩詔問邢邵等曰今瞻此詩何如其  
父咸曰陵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竝詩人之冠冕宴罷  
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爲崔瞻父子楊悛欲引瞻  
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悛問其文藻優劣思  
道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  
才華見沒悛云此言有理其日奏用之悛又曰昔裴瓚  
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  
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媿裴子乎皇建元年除給事  
黃門侍郎與趙郡李粲爲莫逆之友粲將東還瞻遺之  
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